

## 羊蹄甲



羊蹄甲

羊蹄甲是一种很难画好的花。花开时，整棵树远看像是笼罩着一层粉色的烟雾，总觉得看不清楚，画不仔细。可是，你如果真的要靠近了来观察它的话，它那一朵一朵细致如兰花的花朵却又完全是另一种样子，和远看时完全不同，你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。

假如一朵一朵地画起来，怎么样也不像原来的那棵树，但是，假如只用深深浅浅的色点来表现的话，又觉得不甘心，因为它原来的花朵那样秀美细致，实在是不能只用一些色点来形容就算了的。

我们师专校园里有几棵很老的羊蹄甲树，长在堤边，一到开花的时候，学生们就会在树底下走来走去，近也不对，远也不行，不断地变换着位置，一边观察一边嘴里埋怨着，手底下却又不肯停止地画了起来。

我坐在树下观察他们的表情，觉得他们和年轻时候的我并没有两样，不禁微微地笑了。

天好干净，是那种澄明的蓝，草好柔软，是那种细密的绿。穿着白色衬衫和灰色运动裤的男女同学散坐在树下，风吹过来，羊蹄甲粉紫色的小花瓣就轻轻柔柔地落了下来，有几瓣落在女孩子的头发上，有几瓣落在男孩子的肩膀上，有几瓣落在我的速写簿里，似乎还

带着一阵淡淡的幽香。

忽然觉得，人生也许就是这样了，只要是自然的，只要是顺着天意的，就算是花落了也不一定要觉得悲伤，甚至也可以有一种淡淡的喜悦，就像这风里的若有若无的清香。

不是吗？在整个人生的长路上，不是都开着像羊蹄甲一样迷迷蒙蒙的花树吗？往前看过去的时候，总是看不真切，总是觉得笼罩着一层缥缈的烟雾，等到真的走到树下了，却又只能看到一朵一朵与远看时完全不同的单薄细润的花朵。只要稍微迟疑，风就吹过来，把它们一瓣一瓣地吹散，轻柔地拂过你的脸颊，在你的发间或者肩膀上留下一点淡淡的幽香，然后就静静地落在你身后的草丛里，逐渐褪色，逐渐消逝，静静地望着你向前走去，向着另外的一棵迷蒙的花树走去。

等你回过头再望回来的时候，在暮色里，它又重新变成了一个迷蒙的记忆，深深浅浅，粉粉紫紫站在那里，提醒你曾经走过来的，那些清新秀美的春日，那条雨润烟浓的长路。

忽然觉得，人生也许真的就是这样了，我们都走在一条同样的路上，走得很慢，隔得很远，却络绎不绝。  
(席慕容)

## 淘气

幼儿淘气，家家如此，有经验的家长一说即明，他们好比一个师傅教的，到了一岁有一岁的顽皮事，到了两岁，又开始两岁那套，以此类推。

家中自然而然变得四壁萧条，因此非把孩子们够得到会拉下来摔烂的东西通通收起不可。

墙壁、床上、被单上必定添增许多康定斯基式线条，因为画画画纪元开始了，一抓到笔不肯放，到处描画，有时画得自己一头一脸，似印第安人。

有时会把椅子推往一处，爬上去，以便骚扰高处一切物件，就是这样取得奶油蛋糕，躲到衣柜里

吃，顺手把奶油抹在大人的开司米大衣丝绒裙子及丝棉袍里，还有，可乐倒在羽绒被上。

半夜睡不着，会起床开电视看，试想想，可怜的大人突被惊醒反应如何。

一盒饼干打开，块块咬一口，大抵以为留下记号，别人就不能碰……

都经过这一番吧，然后就上学了，课本朗朗上口，能说会道，振振有词。

然后长大了，忽然说，要结婚了，要走了。

都说，趁淘气时，好好享受。  
(亦舒)

## 哈哈



介绍

在电影院看电影，一对小情侣窃窃私语。男孩小声问女孩：“这大过年的，你怎么跟你爸妈说，他们才放你出来的？”女孩在男孩的耳边小声说道：“坐在你右边的是我老爸，再往右一个是我老妈，后面的是我舅，还有……你先看电影吧，等一会电影结束了，我再挨个给你介绍。”

相像

刚认识老婆时，我拿她的照片给老妈看，老妈看后摇了摇头：“不好。”我有点不乐意：“哪里不好了，她和你年轻时还有点像。”老妈：“这种面相的女孩会欺负你，以后什么家务都让你做。”我反驳：“不可能。”这时，老爸拿着拖把说：“别吵了，把脚抬一下。”

## 认真点

闺女放学回来气呼呼地对我说：“爸爸！你给我作业签名时能不能认真点！字写好点！老师非说是我自己签的！”

## 感动

一朋友诉苦，他向女友求婚，搞得很浪漫，把他女友感动哭了，然后紧紧抱在了一起，最后他女友拒绝了，理由是一次不过瘾，想再感动一次。

## 亲生的

我妈说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到了冬天的晚上就把我放进被窝，等她忙完了就把我抱出来放在另一边，自己睡在我焐热的地方。我第一反应就是，我肯定不是亲生的。  
(网宗)

